

热浪奔腾

上海在跃进文学创作集

第一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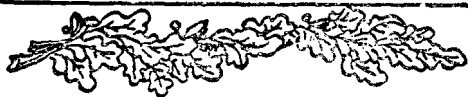


13375 3/05

中國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編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熱 浪 奔 騰

——上海在躍進文學創作集第一集——



中國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編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自从中共上海市委发出为完成 120 万吨鋼而努力的号召以后，上海工业战线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跃进的形势。这里所收的十一篇特写，从不同的角度，生动地反映了上海跃进的新面貌，表现了上海工人敢想，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冲天干劲。

热 浪 奔 騰

——上海在躍進文学創作集第一集——

*

中國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編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 155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0071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54/16 字數 102,000

1958 年 9 月第 1 版

195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价 (6) 0.44 元

目 次

热浪奔騰·····	吳 强 (1)
青春的笑声·····	趙 自 (22)
“衛星”在清晨升起·····	峻 青 (38)
青年“衛星”营·····	曉 立 胡万春 (51)
奇迹是人創造的·····	水渭亭 (61)
修改不完的规划·····	黃宗林 (77)
奔騰·····	張 英 (88)
心里开了花·····	揚 波 (105)
創造奇迹的时代·····	巴 金等 (116)
我們时代的灵魂·····	唐 弢 (139)
拿住“攔路虎”·····	丰 村 (146)

热 浪 奔 騰

——偉康袜厂大躍進的情况报告

吳 强

一 可不能小看这个小厂

在綠化的肇嘉浜路上，有一家袜厂挤在許多工厂和作坊的夾縫里，厂地狹小，厂房又小又低矮，只是几間最普通的旧式磚地瓦頂的房子，象許多厂所有的高門樓子、大鉄門、引人注目的招牌、聳入空中的烟囱等等，这个厂一样都沒有，是不用說的了。

厂名叫公私合营偉康袜厂，生產九个花色品种的孔雀牌袜子。低矮的門檐下面，挂着个木板做的小牌号，門牌是肇嘉浜路 366 号。今年“五一”劳动節，在門前臨時搭的牌樓柱子，原是大紅色的，現在已經斑駁，柱子上“勤儉建國”“勤儉持家”几个大字，也已給雨水淋刷得看不清楚了。門里竹架蘆席棚子，遮不住太陽，擋不了雨；兩排矮小的車間当中的一条走道，兩個人并肩走路都有点兒不方便，又在走道兩旁，放着茶水缸、痰盂罐和其他用具，有时候，还有些工人坐在那里拆罗紋、

織補產品、修機器。從正院通到後院的小走道，更是狹窄得只能單人通過，兩個人對面走，就必得有一個退回去，讓對面的一個走過去，然後再走過來。

全廠共有矮小狹窄的廠房、車間大小二十間，占的地方只有兩百平方公尺，却擺了自動羅紋機十台、縫頭機四台、手搖織襪機二百二十八台，大躍進以後，又加進二十一台電動織襪機。廚房、辦公室、吃飯間，黨支部書記、廠長和一部分職工的宿舍也在这里。除去烘襪間、整理部在另一個地方工作以外，全廠二百十二個職工就有二百個人在这个小天地里勞動生產，製出各種花色的襪子，送到市場上去。

“海水不可斗量，人不可貌相”。對這個小小的看來是十分簡陋的襪廠，可也不能小看和輕看了它。

說是海，這兒確是熱浪奔騰的火海，比作人，這個小廠確是銅鐵熔鑄起來的集体的巨人。

在這個小工廠里，二百多個職工，不息地辛勤勞動，忘我地奮勇苦幹，真象是二百多個海軍水兵，駕駛、操縱着一條戰艦似的，升起熊熊爐火，開動推進機，吊起大炮，人人手拿武器，個個精神抖擻，不分日夜，不問晴雨，在海洋上乘風破浪，朝着敵人攻擊前進。

二 搖來了一面流動紅旗

現在，手搖織襪機還是這個廠主要的生產工具，絕大部分特別是女勞動力，還是使用在手搖機上。

她們有的搖了三年、五年，有的搖了二十年，有的搖了三

十年，象徐金蓮老媽媽已經搖了四十二年。她們是那麼喜愛，又是那麼熟練地搖着。自己生的孩子，只要拉扯上一年兩年，就會走、會跑、會吃、會說話了，手搖織袜機却是一個死東西，擺弄它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還是那個老樣兒、舊脾氣，你不搖，它不動。搖啊！搖啊！天天搖，年年月月搖，從早晨七點鐘，搖到下午六點，除去中午吃飯和短暫的業餘活動時間以外，整整地勞動十個小時。有的，大清早就來了，就喀噠喀噠地搖了起來，有的到夜晚十點、十一點還在搖，忘了家裏有孩子等她喂奶。中午，鐘聲一响，她們慌慌忙忙地走到吃飯間，有的坐，有的站，慌慌忙忙地吃了飯，飯碗一丟，又慌慌忙忙地坐到機器旁邊，搖起了手搖柄。手搖柄給她們的手汗浸透了，給她們的手磨得越來越光滑越細小了。機器排得那麼密，一個連住一個；人挨人，肩并肩，坐得那麼擠。屋子既是那麼矮小狹窄，窗子當然大不了，而且東車間的窗外有醬園店的高大牆壁，西車間的窗外緊貼着咸菜作坊的屋檐，擋住了風，遮住了光亮。汗水在臉上、身上川流不息，喀噠喀噠的機械的声响，震蕩在耳朵里、腦子里，可是，她們越搖越有勁，生產量越來越多，次品幾乎絕了迹，全廠統計：正品率達到了百分之九九·七七。一九五六年的春天，是個不平凡的春天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、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，把她們帶上了新的道路，她們從十二個最少四個人最多二十五個人的小小廠，集中到現在這個廠的大家庭里來。在那以前，她們過的日子，比解放以前好了不少，可是還有許多苦惱。常常是三天打魚，兩天晒網，要么搖半个月、歇半个月，要么日夜加班加點，趕工趕貨。工資發不足，

一拖再欠，是常有的事，雇主苛待她們，剝削她們。在那以後，她們來到了肇嘉浜路，私營企業社會主義化了，她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路，生活有了保障，看病有了保健站，生孩子有了產假，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光輝照亮了她們的心。她們在勞動中笑了，她們的氣力大起來，手搖機轉得快了，斷頭少了，襪子的花色多了，每天織二十雙的，一躍躍到了三十雙、三十二雙、三十六雙，用她們自己的話說：“阿拉從前是替資本家做的，今朝是替國家跟阿拉自家做的。”

男工們、女工們，黨支部書記、廠長、工會主席，黨員、團員們一股勁地實干苦干，為着社會主義，愛廠勝過愛家。他們幾乎人人會織襪子，同時又還精通多種勞動技術。木工、泥水工、竹工不用到外面去找。涼棚自己搭，屋子漏雨自己修，廁所間的水泥地自己做，拆牆頭、挖陰溝，搭個小房子，都是自己干，用不着花一分工錢。漆牌樓，門窗，公方廠長高永寬是漆工出身，每次他都親自動手，帶着別人一起做。“手搖機，呆東西，蠢頭笨腦沒出息！”有人這樣說。聽說，十家手搖機襪廠十家虧本，上海市電機襪廠一年盈利二十萬元，手搖機襪廠一年的虧蝕正好也是二十萬元；好比是老麻雀喂小麻雀，小牛吃老牛的奶；電機養活手搖機，手搖機靠電機吃飯，仿佛已經成了不可改變的規律。然而，走上了新路的偉康襪廠的職工們卻一定要打破這個規律，立下了志願：“吃飯靠自己，不靠人家電動機。”有人說：“我們不做伸手派，不要上級一分錢！”從一九五七年的春天起，他們取消了興建浴室的計劃，給住在廠里的職工做了兩個洗澡木盆，有家的人紛紛舉起手來，說：“阿拉回家洗

澡！沒有利潤上繳，還要上級花錢蓋浴室，好意思吧？”這樣，制襪公司撥給的兩千元興建費便節省下來。廠里打算做些凳子給工人們坐着吃飯，工人們說：“成天坐着搖襪子，站一會兒吃頓飯，有什麼關係？”後來，只做了幾條給年老的和懷孕的坐，多數人心甘情願地一律站着吃飯。能省的他們就省，能干的他們就干，終于一九五七年度，他們結束了靠電機廠盈利養活的不休面的日子，他們的手搖機搖出了頭，搖出了三千元的上繳利潤，也搖來了兩個表揚獎狀和上海市制襪工業廠際競賽的一面流動紅旗。

三 燒起了烈火

不到兩年的時間，這個廠完全變了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的浪潮里，他們兩百二十個人以更英雄的姿态，在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向前疾走飛奔。

他們覺得三千元的上繳利潤太少了，平均計算起來，除了休假日，每個人每年工作了三百二十幾天，有時候還要加班加點，只不過對祖國貢獻出十四塊錢光景，照一九五七年的產量計算，平均每人每年不過織了一百五十多打襪子，這算得什麼？覺得創造了斷筋信號燈，創造了自動撥花，創造了自動噴水器、烘襪箱自動開關，手搖機改成了半自動化，也算不得什麼，產量提高不過三分之一，算得是什麼躍進？算得是什麼革命？

反浪費反保守運動，在這個廠里燒起了烈火。

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一切為了自動化！”

“實現自動化，攆掉手搖柄！”

兩個响亮的戰鬥口號，在小天地里震蕩起來。只是兩天工夫，四千張大字報貼了出來，吃飯間里、車間里、院子里、棚子里、辦公室的桌子上，全給五顏六色的大字報密密層層地糊滿了。四千張大字報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具體內容，中心却只有一個：為社會主義向前躍進！

二十九歲的黨支部書記徐國貴下了車間，拿起了手搖柄，學會了織袜子，一個炊事員病了，他下了廚房，燒起飯來。他那瘦瘦的臉上發着光亮，笑容比過去多了，大家看得清楚：他在坐着的時候，站着的時候，走路的時候，都在為這個廠的美麗前程想着心思。

二十二歲的公方廠長高永寬，有了明顯的變化，皮鞋不大擦了，身上總是帶着參加勞動的痕跡，黎明五點鐘就从抬不起頭直不起腰的小擱樓上爬下來，在工人還沒有到廠以前，就生好了火爐，工人們一走進車間就感到溫暖，手搖機的運轉速度也就加快起來。他今天奔到制袜公司，明天跑到兄弟廠，后天又到機械廠去，一心一意地要搞自動化，要把全部的手搖機換成電動機，把純手工操作改為電氣化。“我們的廠長變了，他確實是我們的好廠長。”工人們笑嘻嘻地說。

二十六歲的工會主席陳桂根，是個吃苦耐勞的硬漢子，人生得黑，全身的肌肉發着油光，里面埋藏着使用不完的干劲，他自動地承担起搞翻砂，還有煉鐵、煉鋼的任務，看樣子，他很象個鋼鐵工人。工人們說：他那硬頭硬腦的脾氣，還不曾一下子徹底改掉，但也比過去好得多了。

干部变了样，有了勁，工人們也就活躍起來。

到制袜公司跑了不知多少趟，搞來了兩部破旧不堪的电动机，有这样，缺那样，你摸摸，我弄弄，誰也对它没办法。

一个工程师沒有，一个技师、技術員沒得，沒有医生，怎能断定是什么病症？

难道就对它没办法了嗎？对再頑强的敌人也不低头，对机器还能屈服？好的坏的对一对，比一比，不就明白坏的坏在何处，伤在哪里了嗎？有人想出了这个主意。

“对！”帶头干的高永寬說。

想尽了法子，跑痛了腿，借來了样品——一部完好的电动机。

然而，摸來弄去还是没办法，找到了一点竅門，忽然又塞住了。于是，这个搖頭，那个嘆气。派出去学了几天装修电机的宋渭根不声不响，你問他，他說：“没办法，不知怎么回事。”这时候，一泄气就完了，厂长高永寬想到古人說的話：“天下無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毛主席的話：“打破迷信，敢想，敢說，敢做，”更有力地鼓励了他，他自己动手了，他和陈桂卿、謝永章、茅金培合成一个小组，决定先搞一台，种塊“試驗田”。

拆下來，裝上去，拆了裝，裝了再拆，一次、兩次、三次，日里搞，夜里搞，一共拆裝了二十次，終于通过机身組織的多次解剖，了解了機構的种种联系、關節和每一个机件的用处。

学过几天装修电机的宋渭根和夏春泉，有袜机制造厂两个老师傅不时的帮助、指導，他們的“試驗田”反而落了后，高永寬他們自靠自裝修的一台成功了，上了綫，織起了袜子，宋

漏根的一台，却还是不听使喚，馬達動了它不動。

能裝一台，就能裝二十台、四十台、一百台。不要工程師、技師、技術員，一樣可以把壞機變成好機，高永寬和陳桂卿他們，常來瞧瞧看看的人們都從此有了這種自信心。

技術革命在這兒開始了。

技術革命的芽兒出了土，“雙反”、整風的烈火，煉出了一股革命的干劲，在他們面前，現出了黎明前的一縷曙光。

四 号召大家上火線

中國共產黨徐匯區區委王書記，在一天晚上來到這個廠里，給他們講了話，他說：“……你們停留在手搖機上，能替國家人民作多少貢獻？你們應該也可以作出巨大貢獻，問題在於你們要動腦筋，想辦法，拿出工人階級的干劲來，變落后為先進！……”

小天地里沸騰起來，黨的聲音和他們的聲音交融在一起，他們的心跳蕩了，他們就象電動織襪機一樣，區委書記的話如同開足了馬力的馬達，馬達開動，電動機便疾速地動起來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技術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了。

報名參加這個革命行動的，一個接一個，手搖機車間的女工顯得特別踊躍。紅榜上寫着陸麗英、陳振芳、柳芝香、鄭婉珍、沈荷秀、袁潔妹、閔彩鳳、金火蓮、張玉珍、錢鳳翠、陳友良、黃思學、李昌全等等五十幾個人，大半是女工的名字。

高永寬挂帥，任委員會的主任委員。

委員會決定從八月一日開始，在一個月內，完成二十台電動機的修理裝配工作。

接着，二十台破旧的睡了多年懶覺的電動織襪機，從制襪公司的倉庫里運來了。

這二十台比最先的那兩台還要糟糕！沒有機筒，沒有鏈條、沒有綫筒架子、皮帶盤子，有的少了菱角，有的脫了螺絲，有的缺十幾件，有的缺二十多件，B字式的K字式的都一樣，五官不正，肝臟不全，鏽了、壞了，原都是人家丟棄的重殘廢，不動大手術進行徹底的修理，它們永遠織不出襪子來。

好象事情在故意和他們為難，要考驗考驗他們到底有沒有勇氣和本領似的。

跑遍了全上海，找遍了五金店、機械廠，這里問，那里鑽，機件買不到，也沒有哪個工廠承包定做。

裝修一台兩台，可以東配西搭，拆東牆，補西牆。二十台！四十台！把全廠的手搖機全部換成電動機，至少得裝修一百台！

擺在面前的，是這麼一個大難題！

怎麼辦？

徐國貴想盡了心思，高永寬想盡了辦法，大家出盡了點子，沒法解決。如果有人說有許多電動機上的機件埋沉在黃浦江的水底，他們就會不顧一切地鑽到水底下去，把它們撈獲起來的。

到一家機械製造廠去見習見習，人家拒絕，說任務緊，沒有時間帶徒弟，到另一個廠里去看看，想画個機件圖樣帶回

來，一位老工人同意了，偏偏碰到一個頑固派——車間主任却不許可，說那是他們的技術秘密。

在黨支部委員會上，有的同志皺着眉頭，有的同志搔着頭髮，大家都在挖着心思闖過難關。“勇敢向前！”仿佛從那里傳來了一聲響亮的號令，給他們以無限的力量。

“自己搞！”高永寬握緊拳頭說。

“怎么搞法？”大家問道。

“翻砂！”他回答說。

“對！自己煉鐵，煉鋼，做模型，造零件！”徐國貴下定決心說。

“我干這個玩意！我們還可以煉鐵，煉鋼！”陳桂根拍着桌子說。

黨支部做了決議：為了完成自動化，搞翻砂，裝煉鐵爐，發動全廠群眾一齊干。

廣播室里傳出了黨支部的號召：要實現自動化，攆掉手搖柄，就得大家上火綫，人人動腦筋，个个想办法。……

“對！自己搞！翻砂！”眾口同聲地說。

從來沒有想到過，也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，在這個小天地里開始想到做到了。一場小小的紅色風暴，從此掀動起來了。

五 鐵水奔流

在向華丰布廠借用的廠的后院一塊小小的空地上，裝起了煉鐵爐，爐口張向天空，噴吐着紫紅色的火焰，一爐一爐的鐵水，奔流到鐵罐子里，然後提到翻砂間里，倒進一個一個做

好模型的砂箱，澆出一個一個機件來。裝配電機需要什麼樣的機件，這裡就立即打什麼模型，澆鑄什麼樣的機件。這裡是最緊張的勞動場所，烱鐵爐站在露天空地上，翻砂間是蘆席棚子，棚子的一角，還蹲着兩個烱銅烱鋼精的小矮爐子，破銅、爛鐵、黑砂、黃砂、砂箱、鐵鏟、水桶等等一切原料、工具、人，都擠在這個小棚子的里里外外，你碰我，我撞你的工作着，烈火燒在身邊，鐵水流在身邊。陳桂根是這個車間的負責人，連他一共九個人在這裡勞動，晴天，頂上有烈日炙晒，下面有四百度以上的高熱，汗水流在臉上、光赤着的背上、膀子上。他們光着身子，赤着腳在高熱爐的旁邊勞動，用肉眼朝烈火升騰的一千多度高熱的爐口裡觀察鐵水的烱度，加添煤炭。只有一件防熱的石棉大衣，在更多的時候，誰也不去穿它，他們真是赤膊上陣，和鋼鐵在進行戰鬥。雨天，照樣的干，爐子在雨地裡噴火，人在雨地裡接過鐵水，急步奔跑到棚子裡，把鐵水注入砂箱。九個人裡只有兩個人有點經驗，七個人全是一竅不通的外行，只是在開爐的前幾天，到浦東一個農業社裡去參觀過一次土法烱鐵翻砂，就回來這樣動手干了。事有湊巧，老女工葉福珍的兒子是個能手，他從嘉興來看他媽媽，還帶來一個比他技術還要高明的朋友，葉福珍便動員他們兩個做了技術教師，幫助做了十來天。現在，陳桂根會了，陳友仁會了，女工楊春芳也會了，她會拌砂、篩砂、會做精巧的模型。她成天地苦干，不聲不響，和所有的男工一樣，甚至比某些男工干的生活還要吃重，在高熱下面，愉快地進行沉重、艱苦的勞動。這個車間裡有個陳左林，是個矮小而結實的硬漢子，手上燙起了泡，腳面上

燙坏了一塊肉，化了膿，還是翹着腳，一跛一拐地不息地干，提鉄水、澆模子、翻砂箱、加煤、焊鉄、焊銅。現在，他們為本廠澆鑄电机配件，同時還替客車修配廠、大明蜡紙廠、安利袜廠、崇益手帕廠、光明袜廠等二十七家工廠澆鑄鉄的、銅的機件，這個小小的翻砂間成了小小的鉄工廠了，緊靠在他們身邊的滬豐布廠的職工們，也學着他們的樣，搞起了翻砂焊鉄的活兒來了。陳桂根常常自豪地說：“我們還要煉鉄、煉鋼，為上海今年完成一百二十萬噸鋼獻出自己的一分力量！”

六 太陽升起的時候

廠長室沒有了，廠長室裡擺滿了電動機，靠窗口還放了一張長台子，裝上三個老虎鉗，成了個小銅匠間。科室辦公室搬到了吃飯間的角落里，辦公室裡也給電動機和銅匠間占了去。辦公室隔壁的半間小屋，也是銅匠間，院心裡僅有一小塊空地，又是電動機安放的地方，上面蓋着一塊大油布，雨天，油布漏水，在每一部機器上再罩上一把傘。晴天也好，雨天也好，這裡的电机旁邊同時又是個銅匠間。小天地裡所有的空間都派了用場，再也沒有一寸一尺的閑地了。晴天、雨天、白天、夜晚，這幾個銅匠間無不是擠滿了人，有的拿銼，有的拿鋸，有的拿錘，有的用鑽，沒有車床、鉋床、旋床，一個一個另件的粗坯，都得靠手工加上這些小工具來加工製造。機器的結構是最精密的，厚了一厘一毫裝不上去，薄了一厘一毫又不合適，有些件頭小到只有小指頭那麼大的體積，而且有的象回紋針，有的象菱角，形狀彎曲，不規則。把鋼材的粗坯，夾在老虎鉗子上一

鏗一鏗地鏗，能工巧手一天只能鏗好四、五個。光是這樣的小另件，二十部電機上就需要四十個，也就得有幾十個人工來承擔這項工作。光是技術組的十來個人手，和參加技術革命的業餘勞動的一部分人要在限定的時間內，搞好那麼多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另件，是不可能的，儘管他們日里干，夜里干。時間迫近了，八月三十一日完成二十台電機裝配工作的日子快到了，人和時間賽跑的時候，時間的腳步仿佛也比平常加快了，有意和人在賽跑似的。黨支部書記徐國貴着了急，公方廠長高永寬的臉上冒汗珠，市委檢查團的工作組長向他們提出了問題：“還有一個星期，裝好二十台的戰鬥目標達到達不到？”

一個早晨，徐國貴在廣播室裏說了話，向全廠宣告裝配二十台電機的緊急情況，對大家說：目前最成問題的是另件加工的勞動力不足，需要大家支援，但又不能因為支援電機的修配工作，影響了正常生產。

手搖機車間立即激起了回響，在手搖機嚕噠嚕噠的聲響里，有人叫了起來：

“我們的小組支援一個！她的生產任務，我們全組包下來！”

“我們也去一個！她丟下的襪子大家替她搖！”又一個小組里好幾個人同聲地說。

“我們支援兩個！保證生產任務沒問題！”

一股熱流從南車間奔到北車間，又奔到西車間。大字報上了牆：

“我們覺可以不睡，飯可以不吃。支援裝配二十台電機的